

# 孟姜女的传说

文 / 陈昱

孟姜女是陕西铜川人,不仅在民间广泛流传,连《大明一统志》《郡国志》等史籍都有记载:“孟姜女是陕之同官(今铜川)人。”流传在铜川、耀县、宜君一带孟姜女的故事情节生动,有凭有据极富传奇色彩。

铜川市南黄堡镇孟家塬村,是孟姜女的家乡。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是位读书人。当时秦兵到孟家塬征调民夫去边疆修筑长城,范喜良没逃掉,被绳捆索绑押往北疆。

范喜良被抓走后,孟姜女思念远在北疆的丈夫,从天明哭到天黑,又从天黑哭到天明。床前点燃的蜡烛也被她的哭声感动,陪她落泪。传说在这之前蜡烛并不流泪,自从陪孟姜女流泪后从此泪流不断。所以古诗有“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的句子。

转眼间秋风乍起北雁南飞,秋天到了。孟姜女想到远方的丈夫临别时还穿着单衣。她日夜纺织布缝好棉衣,辞别一路向北,经铜川、过金锁关,行程数百里到了长城工地。她逢人就问,行走到打听到同乡的工棚。这时已是第二年夏天了。

工地上的人们看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孟姜女深表同情。孟姜女从他们嘴里听说,范喜良身单力薄受不了劳累已经死了。孟姜女听道这里,跑上城墙一边哭一边用手扒拉,只扒得双手鲜血淋漓。突然,地动山摇,黄土滚滚,铺天盖地。远处督工的秦兵听到天塌地陷一声巨响,循声望去,只见尘土遮天碎块乱飞,奔向出事地跑去。

孟姜女听到身后呐喊知道有追兵,便背起丈夫尸骨拼命向前跑,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跑到什么地方。到了一座山顶,双腿如灌铅般沉重,更加饥渴难忍。四下里看看,荆棘丛生的山巅连一滴水也没有。心想今天不是被秦兵捉住就是渴死,想到这里不禁伏地痛哭。哭声感动了山神,山神显灵在她身边涌出一股清泉。孟姜女捧起泉水就喝,泉水入口,清凉甘甜疲乏顿消。

这眼泉水是孟姜女哭出来的,故叫“哭泉”。这座山又以此泉得名,叫“哭泉岭”。后来,因这眼泉水旁有人落户,天长日久发展成一座集镇,镇名就叫哭泉镇,现为宜君县哭泉乡人民政府驻地。镇北头紧靠西(安)包(头)公路的一座石砌的小城堡里,就有当年的哭泉。这眼泉水特别神奇:大旱时不干涸,天涝时流量也不增。

由哭泉岭往前不远,又有件奇事。人们经过这地方无不感到奇怪。河谷两侧的山峰呈南北走向,唯有“女回山”却是东西走向,犹如一座大坝横拦在河谷中。传说这座山早先是东西走向,是孟姜女为阻挡秦兵“搬转”过来的,所以也叫“搬转山”。

原来,孟姜女跑下哭泉岭下了河谷,秦兵在后紧追不舍,眼看要被迫上。万般无奈倒在山坡上,双手抓牢坡上的土石,自谓必死。没料想她用力一抓,这座山竟移动起来堵住河谷横挡在秦军面前。秦兵追到河谷,还继续往前追。猛然看见山动,以为山要倒塌,全吓得魂飞魄散,不敢再追,返回长城工地去了。

孟姜女过金锁关到同官县郊金山脚下(今铜川市印台区)。长途跋涉累得筋疲力竭,而且腹中无食口渴难忍。坐在金山脚下想暂歇一下继续赶路。这时,山下一个白胡须老头,看到孟姜女疲惫不堪,衣衫褴褛独坐荒山野岭,不免同情地问道:“姑娘何方人士?要到哪里去?”孟姜女见问,有气无力地说:“老人家,小女子家住孟家塬,要回家去。”老者说:“如此说来,咱们是同乡了。你要去的地方已经没人了!”孟姜女说:“好好一个村庄怎么就没了?”老者说:“秦兵把这一带的青壮年抓去修长城,过连老弱也抓去修秦皇陵。人们的死逃的逃,老朽九死一生才逃到这里!”孟姜女听罢,伏在丈夫尸骨上痛哭起来。泪珠点点滴滴洒在金山脚下。她哭死过去,从此再没醒来。

白胡子老者顾念同乡之情,又念她是千里寻夫的烈女,不忍让她暴尸荒野。抱起孟姜女和范喜良的尸骨,放到金山崖下的石洞里。又用石块把洞口砌严实,如同石砌墓穴。这个小山洞就成了孟姜女和范喜良夫妇的合葬墓了。

由于年代久远,孟姜女和范喜良的尸骨已不复存在。后人为了纪念她,在洞里砌石为台,台上塑着孟姜女和范喜良的坐像,夫妻同穴之意。洞高不足两米,洞深也只两米有余,如作为祠或庙实在太小,后来就在洞外修建了姜女祠。据考证,东汉始建年代这里就有祠庙。

姜女祠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屡毁屡修。到了80年代初,仅剩下一处残垣断壁,一院断碑残碣。最大的一次重建是80年代中期,不但重建了祠堂,山门,扩大了庭院,砌筑了院内、外台阶,修补了各朝代碑碣10余通,名人题词数方。山门里竖起孟姜女石像一尊,她面北而望,亭亭玉立,眉宇间似有无限哀怨,许多愁思。(作者供职于韩城管理所)



文 / 侯军亭 图 / 肖文怀 惠琢

# 恢弘之作 大道成边

万里长城齐名,尔与绵长运河比肩。夏阳酷暑,横亘山路上斩草除根,屯田拓路;冬日风雪,连绵沟壑中蛰峰埋谷,万众移山。一处处荒漠之地,洒满拓路人如溪的汗水;一座座驿站关卡,耸起先行者通达的心愿。秦始皇“下雨不变软,永远不长草”的旨意,演绎严苛的求质铁线;秦直道“平而直,宽而阔”的路线特点,带来难以想象的磨难。几多人有家无归,妻儿望眼欲穿;几多人血洒路旁,尸骨抱恨无限。

公元前二二二年,直道始开建。一头起自大漠边缘九原郡,一头连着黄土沟壑淳化县。尔与

卷,路野草凄凄;行走苍茫的秦直道,宽广的路面面容老去,古琴之声回旋。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依稀可见;建城安民,名曰新秦,可见史典。纵深防御,抵敌门外,秦时明月汉时关;和亲之道,抗匈跳板,匈奴却步边戍安。万里长城构建宽阔笔直大动脉,营国泰民安,古不怵天豕!

朋友!你可知,美妍贤淑的昭君出塞,是否走过秦直道?千里和亲路迢迢,乡愁与馥郁随风飘远。(作者系省公路规划设计研究院退休职工)



朋友!请你静心入禅,仔细聆听两千多年穿越而来,那熠熠晨曦中阵阵马蹄的声响;朋友!请你穷目远眺,燎然青昧逶迤直道红尘弥漫,那如血夕阳下猎猎旗幡的容颜。大秦疆土,秀美边关,长风漫漫,战车连绵,马嘶人吼,疾行似箭!嗟乎,坦途通衢逝去的文明,承载悠远历史的故去;叹乎,逶迤大路铺筑的逸事,无语诉说曾经的历练。经年征战,白骨含冤,北方的匈奴那般睨中原虎视眈眈;横扫六合,终成一统,始皇之嬴政岂

代著名的改革家董仲舒。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为西汉哲学家,祖籍广川(今河北枣强东),著有《春秋繁露》和《董子文集》。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他一生仕途坎坷,颇不得志,因谈论灾异,被降职下狱。后任江都王、胶西王的相国,由于看不惯胶西王横行不法辞官居家。晚年迁居茂陵讲学著书,朝廷如有大议必遣使者去其家问之。董仲舒去世后,汉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安葬之地,并在陵前修建董子祠。出于对董仲舒的尊敬,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三十丈之外,便下马步行,随从臣子照例这样做。从此后也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骑马者,乘轿者,凡经过董仲舒的墓前,都要下来步行。董仲舒墓文保碑上记载:“昔汉武帝每幸芙蓉苑,至董仲舒墓下马。”于是民间称这里为下马陵。但是陕西话中“下马”二字与“虾蟆”同音,几经流传,便唤作“虾蟆陵”。

关于下马陵的记载,最早是见于唐人史籍文献,其具体位置也不清楚。北宋史学家宋敏求,当时任朝廷的史馆编修,在奉旨编修唐史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尚未佚失的唐代长安历史地理文献资料,用时二十年著成《长安志》。据此书卷九“常乐坊”条目下记载:“坊内街之东有文家,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同书卷十一“万年县”条目下记载:“虾蟆陵在县南六里”。

还记得年少时,每日在天擦着亮的时候就已



骑着自行车奔走在求学的道路上,路过下马陵,在已经熙熙攘攘的早市中,买上一份热乎乎的早饭藏在书包里,抓紧每一分钟骑车快速穿过人群,踏着铃声进入校园内。当我坐在教室里的时候,还在想着明天要在早市换一个口味的早饭。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要向那些大爷大妈们一样,悠悠悠悠地逛一逛下马陵的早市,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看,年少时我们对于幸福的定义真是简单,逛一次早市,吃一口热乎乎的早饭就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求学、工作、成家,一步步走来,似乎总是没有停顿下来,虽然站在家中的窗户旁就能看到下马陵,似乎依旧没有机会去体验一次年少时向往的幸福。

日新月异的发展在西安这座古城一直在上演着,每一天似乎都能感觉到这座城市中的细微变化。与周围的车水马龙相比,平日里的下马陵似乎更为幽静,尽管连接着西安两条繁华的街道,下马陵却像静止了一样,依旧铺着古朴的青石

板,郁郁葱葱的树木隐藏着宁静与清闲。与人群川流不息的碑林相比,我还是更喜欢略带苍凉的下马陵。晚饭后,与家人散步于下马陵的青石板上,一座城墙仿若两幅天地,外面的灯火辉煌,下马陵里却只是点点路灯的荧光,没有车水马龙,没有霓虹闪烁,路边建于改革初期的老房子里透出的暖黄的橘色,总是让我感觉到暖意,似乎工作的疲惫在这一刻悄然落幕了。

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地迈步向前,从来不曾为谁停留片刻,西安这座千年古城屹立至今,向远来的人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千人千面,各有缘法,每一个人总能在哪里听到一段不同的故事。看多了山河的秀美,不妨回到闹市里找一丝清静,来到城墙根儿里,深入到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感受这座城市飘荡千年的烟火气,抚摸历史烙印下厚重印记的城墙,漫步其中,这座老城的记忆就像在眼前闪过,也许,我们都会在这里找寻到大隐于市的感受。(作者供职于阎良管理所)

# 下马陵,大隐于市

文 / 图 段仁洁

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经历了千年的洗礼,沉淀了千年的故事。这座城市的记忆除了那些写在史书上的文字之外,还有那些无言的古迹,纵横阡陌的巷道,一笔一划地勾勒出这座城市的轮廓,即使时光流转,朝代更迭,古老的街巷融入城市的喧嚣,默默地讲述着那些前尘往事,古城里随处可见的一个小小的路牌,也曾是一段自带风流的前世今生。

我的高中坐落于文昌门内,每日上学学的途中必然是要经过下马陵的,“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千年前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琵琶行》传诵至今,诗中那位曾让“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的琵琶女,就出自蛤蟆陵。《辞海》对于蛤蟆陵注解:“下马陵,长安城东南,和平门里”。现今人们说的下马陵是指西安南城城墙和平门至文昌门之间这一条延伸800余米的街道。

谢良辅的《忆长安》诗中有“取酒虾蟆陵下,家家守岁传”,皎然的《长安少年行》诗中也有“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行”等诗句。以上三位诗人大致与李肇同时代,其中,谢良辅,皎然稍早些,白居易与李肇生活年代完全相同。他们都只承认蛤蟆陵。蒋纪新查阅历史资料,又到西安交大一带实地考察,认为蛤蟆陵是正确的名称,下马陵为误。随着历史的演变,常乐坊已经不复存在,今人对蛤蟆陵这个名称也日渐生疏了。

说起下马陵,必然会提及一个人,那就是汉

我自小生长在咸阳五陵原上一个叫窑店的地方,我的村子叫肖家村,因为我妈姓肖,我自然认为这是我家村子。肖家村这个地方起了一座电厂,叫渭河电厂,我们全家人在这里工作、成长。窑店是我们周末赶集买鸡的镇子,我爸炒的小公鸡很好吃。爸妈工作忙,就把妹妹寄养在五陵原的农户家里。我小时候老实,没离开过我们厂院子,窑店是啥样,五陵原上有什么并不知道。后来,听电厂同学说在塬上挖土会找到小土人,他们掰过土人的胳膊腿儿。看到咸阳博物馆缩小版的兵马俑,想起小时候塬上挖小土人儿,那正是刘邦长陵陪葬墓的兵马俑。直到我参加工作了,因机场建设汉阳陵才被发掘。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我是诗中的此地人。我长大的渭河电厂和西安机场一起将五陵原陵区割裂,电厂冷却塔冒着白气的天空,飞机起落的地方便是当年西风残照地。这片陵区,东起汉景帝阳陵,西至汉武帝茂陵,中间列队的是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汉哀帝义陵、汉元帝渭陵、汉平帝康陵、汉成帝延陵、汉昭帝平陵。除过汉文帝和汉宣帝葬在灞灞二水,其他西汉帝王陵都在五陵原上。汉代在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五座陵建立了陵邑,世世代代的守陵人生活在这里,形成了现在咸阳塬上的几个镇。汉代的祭祀礼仪相当繁缛,“日祭于寝,月祭于庙,岁二十五祠”,祭祀祖先的需求使财富和人口不断汇聚此地。汉承秦制,汉高祖照着秦始皇的样子,将关东六国贵族和关内豪强迁到这里方便监控,五座陵邑又成为北方匈奴护卫京师的屏障。人流、物流、财富流在此交汇,陵区人口甚至超过了长安城内的人口,这地区相当繁荣,汉代许多豪族大姓和学者出自五陵邑。直到唐诗还在说“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来春风”“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五陵原上的子弟成

了富二代、纨绔子弟的专称。

汉朝自诞生之日起就矛盾重重。反秦是汉朝开国的旗帜,他们喋喋被镇压的六国贵族,凡是秦的东西都是万恶的,都该被推翻,秦的都县制奔之如敝屣,西楚霸王开始重新分封天下诸侯。刘邦初定天下也分封诸侯,兄弟们一起打天下要共享战争成果。刘邦的晚年却开始悄悄削藩,特别是消灭异姓诸侯,首先削掉的是最具威胁的齐王韩信。这个任务被他的儿子汉文帝和孙子汉景帝继承,祖孙三代的削藩努力才为汉武帝创造了一个大一统的天下。这时的汉武帝跟秦始皇没啥区别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外,汉武帝还继承了秦始皇在渭河南岸修建的上林苑,以及秦始皇在甘泉的夏宫(淳化甘泉宫),秦驰道开创的路网也被汉继承。武帝跟秦始皇一样大兴土木,修建宫阙园林,打击地方豪强,强化中央集权,北击匈奴开疆拓土。被汉高祖推翻的秦,又被汉武帝重建。

我们赶集的窑店是秦都的宫阙区,因秦、汉、唐有大型窑、陶作坊而得名,境内有刘邦和吕后安眠的长陵。最早在五陵原建都的是秦孝公,到了秦始皇,五陵原已形成“咸阳宫阙都嵯峨,六国楼台艳绮罗”的壮丽宫阙群。秦咸阳城遗址的中心就在窑店,城址跨越渭河南北两岸。渭河北岸是秦的宫阙,也是被反秦革命力量仇视的地方,项羽进入咸阳,一把火烧了这腐败罪恶的宫阙,《史记》说“火三月不灭”,宫阙万间都作了土。汉朝初建,没宫阙了,只好将新都建在渭河南岸秦的长安乡,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个乡发展成世界最大的城市——长安,而旧秦都规划为汉室王陵,五陵原便成了汉家陵阙。

除过塬上的九座西汉帝王陵,跟着陪葬或后世沾风水的名人古墓多达七八百座,如

# 西风残照 五陵原

文 / 图 郭少言

